

我的岳父賀福華

袁南生



晚年的岳父賀福華

岳父賀福華是我妻子的養父，並非生父，但他老人家不是生父，勝似生父。中國人自古以來把岳丈稱之為“泰山”，在我的眼里，岳父的恩德和風範，實實在在是一座永遠的泰山！

岳父賀福華去世已 32 年，他老人家要是健在，今年 112 歲了。1990 年 6 月，我從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，當年 7 月 1 日，我就到中共湖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室報道上班了。本來，我打算在妻子麗娜從益陽市調往長沙工作、兒子加貝從益陽市曙光小學轉學到長沙市大同小學後，立即將岳父也接到長沙一起生活。誰也沒想到，我在長沙上班不到一個月，當月 27 日，岳父就因腦溢血不幸在益陽市去世，享年 80 歲。岳父的突然去世，使全家，特別是和他老人家相依為命的我的妻子非常難過。



中年時的岳父賀福華

岳父是益陽市赫山區新市渡全民村人，是益陽市建築公司的八級木工。在毛澤東時代，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，技工最高等級是八級，岳父是當時益陽市最高等級的木工，也是全國最高等級的技工。當時，岳父的月工資是 92 元，跟當時益陽市的領導人工資不相上下，是我父親工資（43 元 5 角）的 2 倍多。岳父的妻子劉淑蓮是瀏陽人，他們兩口子結婚多年，三、四十歲了，一直未能生下一男半女。妻子麗娜 6 歲時，成了賀福華夫婦的養女。

麗娜是一個苦命的孤兒，她生身父親叫殷志敏，江蘇蘇州人，抗日戰爭期間，因躲避日寇的燒殺搶掠逃難到益陽。麗娜的生母叫羅恩求，益陽縣石人，麗娜的生身父母都是苦命人。生父是會計，常年過度用眼，視力很低，1960 年國家三年困難時期，為減少城市面臨的就業、供應等壓力，國家下放城鎮人員，把相當一部分城里人遷到農村自食其力，殷志敏、麗娜父女倆也遷到了農村，城里人一下子變成了鄉下人，收入也沒有了，父親因營養不良而雙目失明。麗娜生母羅恩求，祖上是讀書人出身，中過功名，她身材苗條，相貌端莊，會拉二胡，40 多歲生下麗娜，三年困難時期，缺食少醫，不惑之年竟被活活拖死。後來，國家形勢好轉，麗娜的表姐羅賽群出面，殷志敏、麗娜父女得以遷回城里，恢復了城市戶口。麗娜生父因雙目失明，失去了勞動能力，晚年被安排到敬老院，70 年代不幸去世。麗娜在母親去世時年僅幾歲，父親自己成了殘疾人，不可能養活麗娜，麗娜跟蔡霞蘇、羅賽群夫婦生活了不長的一段時間，羅賽群自己也只有 20 來歲，麗娜初期跟表姐夫婦生活在一起有不便之處。於是，由羅賽群出面，將麗娜送給益陽市大碼頭一戶人家收養。這戶人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有錢人家，他們很喜歡麗娜。但不知怎么回事，麗娜就是不喜歡住在這戶人家，於是，羅賽群將麗娜轉送給賀福華、劉淑蓮夫婦收養，這年麗娜 6 歲。

應該是菩薩保佑，麗娜做賀福華夫婦的養女，是找對了人家。如果住在上一戶人家，因為以前是有錢人，屬於剝削階級，在社會上普遍受歧視，後來在隨之而來的十年動亂中又受到衝擊，麗娜難免也會受到牽連。做賀福華的養女，賀出身好，是實實在在的工人階級一員，工作有保障，麗娜從此過上了無憂無慮的生活。當然，年幼的麗娜不知道她的生父當時也住在同一條街上的敬老院里，時代的一粒灰落在生父殷志敏



養母劉淑蓮與童年時的麗娜

一家身上，自然變成了一座山，凡人難以承受：當父親的城市戶口注銷了，工作沒了，收入斷了，眼睛瞎了；當母親的 40 來歲死在鄉下，唯一的女兒不得不送給他人撫養。

養父夫婦和養女麗娜，一家三口，人均生活費 30 多元，是當時益陽市城市人口平均生活費（5 元）的 6 倍多。這是麗娜一生中開始走上擺脫苦命、感受甜頭的時期。可惜麗娜被領養不久，有一天，養母的老家瀏陽來了親戚，準備一大早起長途汽車回瀏陽，養母很早起床為親戚做飯，突然口吐鮮血不幸而死，年僅 36 歲。養母去世後，養父既當爸，又當媽，與麗娜相依為命。養父有個小弟弟，對麗娜來說，就是她的叔叔，解放前被國民黨軍隊抓了，此後一直沒有消息。估計死於戰場上或死於疾病，否則，如果到了台灣，後來也會有消息。這個弟弟有個女兒，解放前出生的，年紀比麗娜大，在農村生活，多次來養父家，提出要住到養父家來，要伯

伯撫養她。一個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姪女，一個是沒有血緣關係的養女，如不答應，畢竟是親弟弟遺下的孤兒；如答應，又擔心這會給麗娜帶來不便，養父思之再三，一直沒有答應。麗娜懷着感恩之心曾多次對我言及此事。

養母去世後，養父未到知天命之年，身強力壯，他和一鄰居劉姓女友（麗娜和我均稱呼“劉媽”）擬再組家庭，兩人領了結婚證，在法律意義上，麗娜從此有了繼母。然而，他們自始至終並沒有住到一起。為什麼呢？養父忽然擔心繼母會對麗娜不好，畢竟麗娜不是親生女兒，面對新來的繼母，擔憂處於弱勢的養女麗娜難免產生疏感、被邊緣感。為了麗娜有一個好的家庭環境，養父毅然選擇了還是經濟獨立，繼續過既當爹、又當媽的生活方式，只是過年過節在養父家，繼母家分別吃一頓飯。

岳父有很強的生活自理能力，洗衣、洗被褥蚊帳、做飯、燻制臘魚臘肉、做米酒，樣樣都會。即使退休了，有的是時間，他也從不午睡。他雖然是一個普通工人，因為工資很高，家里負擔很輕，日子始終過得比一般人滋潤。他每天喝三頓酒，早、中、晚三餐餐餐不斷。每隔一段時間，他就會提一個大瓶子去打幾斤當地產的酒，當時 7 毛 5 分錢一斤，益陽土話稱之為“七五寸”。他特喜歡吃小魚干下酒，益陽人把這種魚叫做“淡干魚”，或叫“苦淡干”。無論什麼新鮮蔬菜上市，他都會儘早買回家吃，只重新鮮，不管價格。

我和麗娜登記結婚後，開始準備置辦傢具。當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，新婚夫婦憑結婚證可以買一張床、一個立式三門櫃。岳父作為八級木工，嫌買的式樣不好看，質量也不過硬，主動提出為我們倆做一套傢具。我和麗娜高興壞了，通過熟人找市計委批了木材指標，買來了幾根木材。木頭從資江河里拉上岸，岳父請朋友



岳父賀福華

幫忙鋸開，然後，從鄉下叫來正在當木匠學徒的侄孫子，做了 7 件傢具：一個立櫃、一張床、一個床頭櫃、一個食品櫃、一個書櫃、一張圓桌、一張四方形飯桌。繼母的大兒子劉春林是業餘木匠，他在我岳父（他繼父）指導下也為我們做了四條凳子。

戀愛結婚過程中，幾件事情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腦海中：

一是岳父從沒有向我提出過要彩禮，我也從來沒往那邊想過，所以一分錢彩禮也沒有花。

二是沒搞迎親儀式，新婚那天，我騎自行車，麗娜坐在自行車後面的座位上，就這樣到了新房。

三是新婚沒有辦喜酒，只是請我原工作單位——益陽市醫藥公司的丁菊開老廚師，來我當時的工作單位湖南省工藝美術職工大學（湖南省服裝工業學校）辦了一桌酒席，請朱輝生、聶夢仙等我原單位的老領導聚餐。在岳父家也辦了一桌飯，請岳父的左鄰右捨熱鬧一下。岳父其實很想辦喜酒，想風風光光嫁女，此外，他老人家也說了一句實話，說他以前為其他人辦喜事不知送來多少禮，他就麗娜這個女兒，如果麗娜結婚不辦酒請客，送出去的禮就回不來了。但是，岳父看我對辦喜酒真不感興趣，也就放棄了他的想法。

四是麗娜有一輛非常漂亮的女式彩色自行車，當時，買到一輛“鳳凰”、“永久”、“飛鴿”牌的普通自行車都要憑票，女式彩車更難買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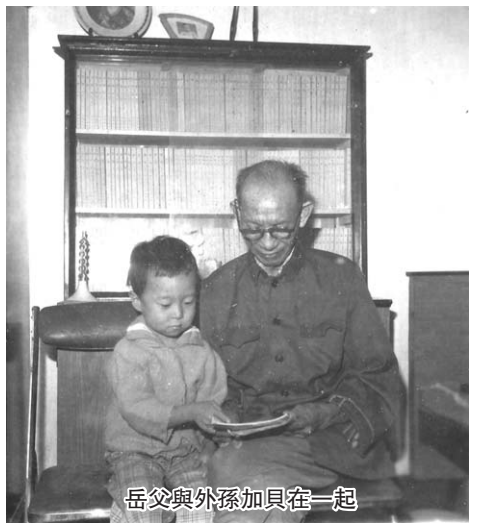
麗娜當時有一輛女式彩色自行車，騎上顯得颯爽英姿、非常洋氣，特別吸引眼球。麗娜看到我需要一台當時非常流行的日本產三洋錄放機學習英語，沒同我打招呼，毫不猶豫地把她心愛的女士彩車賣了，用這筆錢買了一個錄放機送給我。岳父對此一點意見都沒有。

1981 年年底，我們有了小孩，一開始，我給孩子取名“袁賀”，妻子說：是不是太直白了一點。於是，我把“賀”字拆開，取名“袁加貝”。岳父非常高興，逢人就說：“加貝、加貝”，加起來就是一個“賀”字，就是他的姓。

那時候，我們住在學校，在校內先後搬過 3 次家，三次都是住新房子，住房條件一步步改善，這 3 處宿舍，岳父都和我們一起住過。岳父和我們住一起時，是外孫的保護神。遇到媽媽威脅要批評、懲罰兒子加貝時，加貝就會一溜煙似地跑到外公身後，用益陽土話高喊“爹爹做保”（益陽方言里，爹爹指祖父）。遇上麗娜真生氣了，岳父有時會拿起一條小板凳，說：你敢打我孫子，看我敢不敢打你！

多數時候，岳父喜歡一個人住在自己家里，

因為他在那里生活了幾十年，左鄰右捨儘是朋友，那里逛街、買菜、看戲、釣魚、打麻將……，都比和我們一起住在學校方便。這種情況下，岳父經常會自己動手做肉餅、蒸熟以後，裝在一個有蓋的特大杯子里，端着一路走過益陽資江一橋，送給加貝吃。有時也送湯圓等糯米甜



岳父與外孫加貝在一起



岳父賀福華與外孫加貝

食給麗娜，因為麗娜生父是蘇州人，生來喜歡甜食。不管是酷暑，還是寒冬，從未間斷。每到周末，我們也帶着加貝去看望岳父，一般都是麗娜動手做午飯和晚飯，然後再回家。

岳父來自于益陽縣（現在為益陽市赫山區）新市渡，他的弟弟一家人一直生活在那里。退休以後，岳父每年都會回鄉下，和弟弟一家人生活幾個月。我和妻子會帶着加貝一起送岳父下鄉，回來時，我們又會去接。無論是送，還是接，我們也都會在那里住上一、兩個晚上，鄉下親戚又總是忙着殺雞宰鴨。城里長大的加貝看到新奇的農村景象，聽到雞叫、貓叫、狗叫的聲音，追着麻雀，捉着蝴蝶、螞蚱和蟋蟀，吃着從地里採摘的新鮮瓜果蔬菜，總是顯得特別興奮。每每見此，岳父又總是顯得特別開懷。

我到中共湖南省紀委工作後，一段時間麗娜還在益陽市金屬材料公司工作，兒子加貝還在益陽市上小學。在麗娜調往長沙工作之前，我一般每隔兩個星期利用周末回一次益陽。沒想到，我第二次回益陽在岳父家時，岳父忽然說頭很痛，我和繼母的兒子劉春林等把岳父送到不遠的益陽市中醫院，岳父在那里很快就去世了。

岳父的靈堂設在他家面對的資江大堤上。岳父所在單位益陽市建築公司領導在追悼會上的悼詞中說：麗娜有幸作為賀福華的養女，從此結束了孤苦伶仃的生活；賀福華有幸領養了孤兒，從而有了一個快樂的晚年。市建築公司除了按規定給撫恤金外，另外給了我們家屬一筆錢，作為我們恪盡孝道的獎勵。

岳父沒有想到，他老人家魂歸道山 22 年之後，年僅 57 歲的麗娜也撒手歸真，追隨養父來到了天國。我們把麗娜的墳墓特意安排在了岳父的家鄉，天上的岳父從此不再寂寞。

願岳父在地下安息！
2022 年 11 月 14 日



本文作者：袁南生



岳父親手做的傢具 (1)



岳父親手做的傢具 (2)



岳父親手做的傢具 (3)



岳父親手做的傢具 (4)